

果·世界超级畅销小说大系

BEFORE

坠落之

Noah Hawley
[美]诺亚·霍利 著

袁田 译

天津出版传媒集团
天津人民出版社

果然·世界超级畅销小说大系

坠 / 落 之 / 前

BEFORE
THE

FALL

Noah H
[美] 诺亚·
怀亚特

天津出版传媒集团
天津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坠落之前 / (美) 诺亚·霍利著; 袁田译. -- 天津:
天津人民出版社, 2017.10

(果然·世界超级畅销小说大系)

书名原文: Before the Fall

ISBN 978-7-201-12385-1

I. ①坠… II. ①诺… ②袁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美国—现代 IV. ①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222887 号

中国版权保护中心外国图书合同登记号 02-2016-188

Before the Fall

Copyright © 2016 by Noah Hawley

Published in agreement with Writers House LLC, through The Grayhawk Agency.

中文简体字版 ©2017 北京紫图图书有限公司

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

坠 落 之 前

ZHUI LUO ZHI QIAN

出 版 天津人民出版社

出 版 人 黄 沛

地 址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康岳大厦

邮政编码 300051

邮购电话 (022) 23332469

网 址 <http://www.tjrmcbs.com>

电子信箱 tjrmcbs@126.com

监 制 黄 利 万 夏

责任编辑 玮丽斯

特约编辑 宣佳丽 刘长娥 赵 赟 王香平

版权支持 王香平

装帧设计 紫图图书 ZITQ[®]

封面设计 王琼瑶 © 皇冠文化集团

封面图片 ©Shutterstock

制版印刷 北京嘉业印刷厂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开 本 880 × 1230 毫米 1/32

印 张 12.5

字 数 290 千字

版次印次 2017 年 10 月第 1 版 201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 49.90 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图书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致电联系调换 (022-23332469)

目 录

CONTENTS
Z
入
S

楔子 001

CHAPTER 1.

引子 014

大西洋 020

戴维·贝特曼 052

医院 070

一号画 086

搜救 088

孤儿 102

二号画 113

蕾拉 115

本·吉卜林 & 莎拉·吉卜林 123

CHAPTER 2.

康宁汉 162

迷宫 171

线索 189

三号画 198

同盟 202

瑞秋·贝特曼 212

白 229

四号画 238

曝光 239

杰克 243

采访 247

吉尔·巴鲁克 254

乡下 271

CHAPTER 3.

直播 282

詹姆斯·梅洛迪 288

黑 305

艾玛·莱特纳 320

背叛 332

子弹 342

游戏 346

五号画 350

暴力史 351

查理·布施 366

飞行 384

楔子

一架私人飞机停在玛莎文雅岛的跑道上，前梯已经放下。这是一架九座的 OSPRY 700SL，2011 年从堪萨斯州的威奇托出厂。很难说清这到底是谁的飞机。登记的机主是一家荷兰控股公司，通信地址在开曼群岛，但机身上写的却是“鸥翼航空”。飞行员詹姆斯·梅洛迪是英国人，副驾驶员查理·布施来自德州敖德萨。空乘艾玛·莱特纳出生于德国曼海姆，是美国空军中尉与未成年妻子生下的孩子。在她 9 岁时，他们举家搬到了美国加州的圣地亚哥。

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要走，也都会做出各种选择。两个人如何不约而同来到同一个地方，这是个谜。你和十几个陌生人上了同一部电梯，搭乘巴士，排队等厕所，这种事每天都在上演。去预测我们要去的地方、会遇见的人，这件事本身没有意义。

前舱装了百叶窗板，里面透出柔和的卤素灯光，完全不同于商用飞机里刺眼的眩光。两个星期后，斯科特·伯勒斯会在《纽约杂志》的一场访谈中说，在第一次私人飞行之旅中，他最惊奇的不是宽敞的放脚空间和一应俱全的酒吧，而是机舱装饰的个人化，仿佛达到某种

收入水平后，私人飞行不过是另一种居家形式。

文雅岛上，一个温和的夜晚，西南方吹来轻风，温度是 30 摄氏度。预定的出发时间是晚上十点。三个小时之后，海峡上空开始聚起沿海浓雾，稠密的白色絮状物徐徐穿过泛光照明的停机坪。

贝特曼一家开着岛上的路虎座驾最先到达：父亲戴维、母亲美琪和两个孩子，瑞秋和 JJ。此时是 8 月下旬，美琪和孩子们已经在文雅岛待了一个月，戴维每周末从纽约飞过来看他们。他没法抽出更多的时间，尽管他希望可以。戴维从事娱乐业，如今他这个行业的人就是这么称呼电视新闻业的——这里是信息和观点的古罗马竞技场。

他是个高大的男人，声音在电话里很有威慑力。陌生人头一次见到他时，都会被他的大手震撼到。他的儿子 JJ 已经在车里睡着了，其他人开始走向飞机时，戴维探身到后座，轻轻地把 JJ 从安全座椅上抱起来，用一只胳膊支撑自己的重量。男孩本能地搂住父亲的脖子，沉睡中的小脸懒洋洋的。温暖的呼吸让戴维的脊背打一个激灵。他能感觉到儿子的坐骨落在他的手掌里，两腿贴在他的身侧。4 岁的 JJ 已经知道人会死去，但他还是太小，没有意识到有一天自己也会死。戴维和美琪说他是他们的永动机，因为他真是一天到晚都不消停。3 岁时，JJ 的主要沟通手段就是像恐龙一样咆哮。现在他是打盆大王，询问他们的每一个问题，他似乎有无穷无尽的耐心，直到得到回答或者被命令闭嘴。

戴维用脚把车门踢上，儿子的重量让他双脚站不稳。他用一只空闲的手接电话。

“告诉他，如果他开口说一个字，”为了不吵醒男孩，他悄声说道，“我们就按照《圣经》的方法告他，告到让他觉得满天都在掉律师，像

青蛙瘟疫¹一样。”

56岁的戴维裹着一身很厚的脂肪，就像穿了防弹背心。他的下巴坚毅，头发浓密。九十年代，戴维因为辅佐政治竞选树立了名声——包括州长、参议员和一位连任的总统——但2000年他退休了，在K街（位于华盛顿市中心，是美国著名的“游说一条街”）上经营起一间游说公司。两年后，一位上了年纪的亿万富翁找到他，说要同他一起创办一个24小时的新闻频道。13年后，戴维从公司收益中获利130亿，并且拥有了一间装有防爆玻璃的顶楼办公室和公司飞机的使用权。

他和孩子们的见面时间太少。戴维和美琪在这一点上认识一致，不过还是会经常吵嘴。其实就是，她挑起这个话题，他为自己辩护，尽管他的内心也有同感。但婚姻不就是那么一回事吗？

此时，停机坪上刮起一阵狂风。戴维仍在讲电话，目光掠过美琪，笑了一下，那个笑容在说，我很高兴在这里陪你，我爱你。但也在说，我知道我又在接工作电话，我需要你别给我惹麻烦。仿佛也在说，重要的是我人在这里，我们都在一起。

那是一个带有歉意的微笑，但里面也有他的坚持。

美琪回以微笑，但她的微笑更加敷衍，更加悲伤。事实上，是否原谅他已经由不得她控制。

他们结婚不到10年。美琪36岁，之前是幼儿园老师，是男孩子们还不明所以时的漂亮的幻想对象——幼童和少年共有的对胸部的痴迷。她开朗亲切，他们喊她“美琪老师”。她每天早上六点半早早到校，做准备工作。她留校到很晚，写工作进度报告，做教案。美琪老师是一个来

1 青蛙瘟疫，出自《圣经》第二卷《出埃及记》，耶和华为说服法老王释放以色列奴隶，让埃及遭受了十场灾难，其中第二灾是青蛙瘟疫。

自加州皮蒙特的26岁女孩，她非常热爱教书。她是3岁小孩遇到的第一个把他们当回事的大人，她愿意听他们说话，让他们觉得自己长大了。

2005年早春的一个周四的夜晚，在华尔道夫酒店的一个舞会上，命运把美琪和戴维连在了一起。那场舞会是为一个教育基金募捐的正式聚会。美琪跟一个朋友一起去的。戴维是董事会的一员。她是小家碧玉型的女人，穿一身印花连衣裙，右膝盖内侧的小弧蹭上了蓝色的手指画颜料。他是魅力十足的重量级大鳄，身着双扣西服。她不是晚会上最年轻的女人，也不是最漂亮的，但她是唯一一个手包里有粉笔，并且能做出纸浆火山的人。她还有一顶《魔法灵猫》¹里的条纹大礼帽，每年苏斯博士的诞辰，她都会戴着帽子去上班。换句话说，她就是戴维的理想妻子。他借口离开，咧嘴露出镶了牙冠的牙齿，微笑着接近她。

回想起来，她从来没有机会拒绝他。

10年后，他们有了两个孩子，在格雷西广场有一栋洋房。瑞秋9岁，和另外100个女孩一起在布里尔利上学。美琪现在不当老师了，待在家里陪JJ，这让她在这一片的女人中不同寻常——她是不用操心的家庭主妇，嫁给了富豪工作狂。早晨，美琪推着儿子去公园散步时，她是游乐场上唯一赋闲在家的母亲。其他小孩都是坐着欧洲品牌婴儿车，由讲着电话的小岛女佣推来的。

现在，美琪站在机场的跑道上，打了个冷战，她把夏季的开衫裹得更紧。浓雾的丝絮已经变成缓慢翻滚的海浪，在停机坪上用冰冷的耐心作画。

1 《魔法灵猫》(The Cat in the Hat)，苏斯博士的一本儿童图书。

“你确定这种天气能飞吗？”她在丈夫的身后问。他已经走到楼梯顶部，空乘艾玛·莱特纳穿着一套合身的蓝色裙装用微笑恭迎他。

“没事的，妈妈，”9岁的瑞秋说，她走在母亲的身后，“他们开飞机又不需要看路。”

“嗯，我知道。”

“他们有仪器的。”

美琪给了女儿一个鼓励的微笑。瑞秋背着她的绿色双肩包——里面有《饥饿游戏》、芭比娃娃和平板电脑，她走路的时候，背包有节奏地撞击她的腰部，真是个大姑娘了。即便只有9岁，也能看出她以后会成为什么样的女人——一位耐心等你明白自己错误的教授。换句话说，就是房间里最聪明的人，但不卖弄，从不卖弄，心地善良而且笑声悦耳。问题是，这些特质是她与生俱来的吗？还是发生在她身上的事——她少年时代遇到的真正的罪行催化生成的？网上有整个传奇故事的图文记录——优酷上有新闻画面的存档，几百工时的专题报道全都储存在二进制的庞大集合记忆体里。去年有个《纽约客》的作者想将这件事做本书，但戴维暗中压下去了，因为瑞秋毕竟只是个孩子。有时美琪想到，如果事情是另一种结局，恐怕自己会撕心裂肺。

她本能地扫了一眼路虎，吉尔正在用无线电和先遣小组沟通。吉尔与他们如影随形，一个大块头的以色列人，从不脱下夹克。他们这个收入阶层的人管他叫“家庭安保”。1.82米，86千克。他不脱夹克是有原因的，是上流社会圈子里不便讨论的原因。这是吉尔服务贝特曼一家的第四年。吉尔之前是米沙，米沙之前在一支都是非常严肃的西装男人的突击队，汽车后备箱里放有自动武器。美琪在学校当老师的时候对这种军人侵入家庭生活的事情嗤之以鼻，一个人以为自己有钱就会成为暴力袭击的目标，她会称之为自恋。但那是在2008年7月的

事件之前，当时她女儿被人绑架，经过极度痛苦的三天才把她赎回来。

瑞秋站在喷气飞机的楼梯上，转身对着空空的跑道像皇室成员一般挥手。她在连衣裙外面罩了一件蓝色绒衫，绑了一根蝴蝶结马尾辫。就算那三天对瑞秋造成了什么伤害，迹象也很隐蔽——对狭小空间的恐惧，在陌生男人附近有种惊恐感，但瑞秋一直是个快乐的孩子，一个活泼的小滑头，脸上总是挂着狡黠的微笑，尽管美琪还不能理解原因。她每天都心存感激，她的孩子没有失去那丝微笑。

“晚上好，贝特曼夫人。”美琪来到飞机梯级顶部时，艾玛说。

“嗨，谢了。”美琪条件反射地说。她一直感觉需要为他们的财富抱歉，未必是她丈夫的，而是她自己的，完全不真实。就在不久前，她还是个幼儿园老师，和两个刻薄的女孩合住一套没有电梯的六层楼公寓，像灰姑娘一样。

“斯科特来了吗？”她问。

“没有，夫人。你们是第一个到的。我开了一瓶灰皮诺。你想喝一杯吗？”

“现在不喝。谢了。”

喷气飞机内部流露出柔和的奢华感，波状外形的墙面饰有线条简明的灰木镶板。座位是灰色皮革材质，两两随意布局，就好像在暗示你要是有个伴儿的话，飞行会更加愉快。机舱内有种肃静感，就像总统图书馆的内部。尽管美琪已经像这样飞过很多次，她还是无法克服它的放纵意味。一整架飞机只为他们服务。

戴维把儿子放在座位上，给他盖上毯子。他已经在接另一通电话了，这通电话显然很严肃。美琪能从戴维无情的下巴线条看出来。男孩在他下方的座椅里微动，但没醒。

瑞秋在驾驶舱旁停下，跟飞行员讲话。她不管去哪里都会这么

做，找出本地的权威，对他们刨根问底。美琪在驾驶舱门口瞥见了吉尔，9岁的孩子一直在他的视野范围以内。除了手枪，他还带了一把泰瑟枪和一副塑料手铐。他是美琪见过的最沉默的男人。

戴维的电话还贴在耳朵上，他捏了妻子的肩膀一下。

“要回家了，激动吗？”他问，用另一只手捂住话筒。

“喜忧参半吧，”她说，“这里太舒服了。”

“你们可以留下。我是说，那件事在下个周末做，干吗不留下呢？”

“不了，”她说，“孩子们要上学，我周四还有博物馆董事会的事。”
她对他一笑。

“我没睡好，”她说，“我只是累了。”

戴维的眼睛越过美琪，他皱起眉头。

美琪转过身去，本·吉卜林和莎拉·吉卜林站在楼梯的最高处。他们是一对富有的夫妻，跟戴维很熟。不过，莎拉看到美琪时也尖叫了一声。

“亲爱的！”她张开双臂说。

莎拉拥抱了美琪一下，空乘托着一盘酒水，尴尬地站在她们后面。

“我好喜欢你的裙子。”莎拉说。

本绕过妻子直奔戴维，用力与他握手。他是华尔街四大公司其中一家的合伙人，一只蓝眼的鲨鱼，身着量身定做的钉扣蓝色衬衫，白色短裤系了皮带。

“你看那场该死的比赛了吗？”他说，“他怎么会接不住那个球呢？”

“我都不想提。”戴维说。

“我是说，我都能接住那个该死的球，我还是黄油手呢。”

两个男人面对面地站着，假装在摆姿势，两个大富翁因为对战斗纯粹的爱扭打在一起。

“灯光让他看不见球。”戴维告诉他，然后感觉自己的电话在振动。他看了一眼电话，皱了一下眉头，回复了一条信息。本飞快地瞄了一眼，表情清醒。女人们在忙着聊天。他靠得更近。

“我们得聊聊，哥们儿。”

戴维把他甩开，但仍在打字。

“现在不是时候。”

“我一直在给你打电话。”吉卜林说。他继续说下去，但艾玛端着酒水站在那里。

“格兰利维威士忌加冰，我没弄错吧。”她说，递给本一杯酒。

“你真乖巧。”本说，一口喝掉半杯威士忌。

“我喝水就行了。”她从托盘上拿起一杯伏特加时，戴维说。

“当然可以，”她微笑着说，“我马上回来。”

那边，莎拉·吉卜林已经没有闲话可聊。她捏了一下美琪的胳膊。

“你怎么样？”她真诚地说，第二次问了。

“我很好，”美琪说，“我只是——旅行嘛，你知道的。回到家我又会高兴起来。”

“我知道。我是说，我喜欢海滩，但是说实话，我会觉得一直待在这儿好无聊。你能看几天的日落？我觉得还不如去逛巴尼斯百货呢。”

美琪紧张地瞥了一眼打开的舱门。莎拉看到了那个表情。

“你在等人吗？”

“没有。我的意思是，我以为我们还有一个人，但是——”

女儿让她不用继续说下去。

“妈妈，”瑞秋在座位上说，“别忘了，明天是塔玛拉的派对。我们

还得买份礼物。”

“好，”美琪心不在焉地说，“我们早上去蜻蜓精品店。”

美琪看向女儿身后，戴维和本正凑在一起讲话。戴维看起来不太高兴，她稍后可以问问他怎么回事。但她的丈夫近来一直对她爱理不理的，她一点儿也不想吵架。

空乘和她擦身而过，把水递给戴维。

“要青柠吗？”她说。

戴维摇摇头。本紧张地搓着秃顶。他看了一下停机坪。

“我们还在等什么人吗？”他说，“这就出发吧。”

“还有一位，”艾玛看着她的名单说，“斯科特·伯勒斯。”

本看了一眼戴维：“谁？”

戴维耸耸肩说：“美琪有个朋友。”

“他不是我的朋友，”美琪无意中听到了，说，“我的意思是，孩子们知道他。我们今天早晨在集市上碰见他。他说他要去纽约，于是我邀请他和我们一道。我觉得他是个画家。”

她看着她的丈夫。

“我给你看过他的几幅作品。”

戴维查看手表。

“你告诉他是十点起飞吗？”他说。

她点点头。

“好吧，”他坐着说，“再等五分钟，否则他就得和其他人一样坐渡轮。”

透过圆形的舱门窗户，美琪看到机长正站在停机坪上检查机翼。他抬头凝视光滑的铝面，然后慢慢地走向飞机。

她的身后，JJ在睡梦中翻身，嘴巴微张。美琪重新给他盖好毛毯，

然后在他的额头上亲了一下。他睡觉时总是忧心忡忡的样子，她心想。

越过椅背，她看到机长重新走进机舱。他过来握手，四分卫高度的男人，军人体格。

“先生们，”他说，“女士们，欢迎。这是一次短途飞行。预计会有点微风，不过旅途还是会相当平稳。”

“我看到你在飞机外面。”美琪说。

“我在做常规的目测检查，”他告诉她，“每次飞行之前我都会做的。飞机看起来不错。”

“那雾呢？”美琪问。

她的女儿翻了个白眼。

“对于这么精密的机器来说，雾不构成影响因素，”飞行员告诉他们，“到海平面以上 150 多米，我们就高过雾了。”

“那我要吃点芝士，”本说，“我们或许应该放点音乐？要不开电视看？我想波士顿正在跟白袜队打比赛。”

艾玛去机上娱乐系统里找这场比赛，他们找座位，放东西，用了很长时间才安顿下来。前方，飞行员过了一遍飞行前的仪表检查。

戴维的电话再次振动。他看了看，皱起了眉头。

“好吧，”戴维开始烦躁了，说，“我认为我们没有时间再等画家了。”

他对艾玛点点头，她穿过走道去关住舱门。就像有心灵感应一样，驾驶舱里的飞行员也发动了引擎。前门几乎关闭时，他们听到一个男人叫喊的声音：“等一下！”

随着最后一位乘客登上舷梯，飞机也在摇动。美琪不由得脸红，心里泛起一阵期待。然后他进来了，斯科特·伯勒斯，四十五六岁，看起来一脸通红，上气不接下气。他的头发浓密杂乱，一片灰白，但皮肤依旧光滑。白色 Keds 鞋上有磨旧的水粉污点，褪色的白和夏天的

蓝。一边肩膀上挎着一个绿色的脏背包。他的举止中仍有年轻人的劲头，但眼周已经有深深的纹路，看起来饱经风霜。

“对不起，”他说，“的士耽误了好长时间。我最后还是坐的大巴。”

“嗯，你赶上了，”戴维一边向副驾驶员点头示意关门，一边说，“这比什么都重要。”

“先生，我能帮你拿包吗？”艾玛说，她悄无声息地挪到他的身边。

“什么？”斯科特被吓了一跳，“不用。我自己来。”

她朝他指出一个空座。他一边走向座位，一边领略私人飞机的内部。

“真了不得。”他说。

“本·吉卜林。”本起身与斯科特握手。

“啊，”斯科特说，“斯科特·伯勒斯。”

他看到了美琪。

“嘿，”他冲她温暖地咧嘴大笑，说，“再次感谢。”

美琪红着脸微笑回应。

“没什么，”她说，“我们有空位。”

斯科特一屁股坐到莎拉身边的座位上。还没等他扣上安全带，艾玛已经给他递上了一杯红酒。

“哦，”他说，“不用了，谢谢。我不喝——要不来点儿水？”

艾玛笑了，退后离开。

斯科特瞧瞧莎拉。

“人会习惯这种生活的，嗯？”

“谁说不是呢。”吉卜林夫人说。

引擎轰鸣，美琪感觉飞机开始移动。梅洛迪机长的声音从喇叭里传来。

“女士们，先生们，准备起飞了。”他说。

美琪瞧了瞧她的两个孩子，瑞秋的一条腿叠在身下，正在翻看手机上的歌；小JJ缩成一团沉睡着，脸蛋放松，有种孩子气的放空。

每天都有无数随机时刻，美琪感到母爱汹涌，像气球般胀起，却又令人绝望。这两个孩子就是她的命，她的同一体。她再次伸手去整理儿子的毛毯，与此同时，是飞机轮子离地的失重瞬间。起飞，这一不可能的动作，例行公事地暂时取消重力自然法则，给她启示也让她害怕。飞了，他们在飞了。他们谈笑风生，上升，穿过雾蒙蒙的白色，在五十年代歌曲的低吟和长时间击球的白噪音的陪伴下，没有人会想到，16分钟后，他们的飞机会坠入大海。